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筑後 笠間益三 標註

唐

補通鑑曰姓李名淵字叔德成  
絕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仕隋為太原雷守進爵為王尋即皇帝位都長安又曰帝萃兵晉陽帝卷長驅奄有關中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成功之速蓋由太宗也范氏曰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醇厚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暠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結文静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



其享國長世。世宗我尹氏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使無秦王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況有天下之大哉！補按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其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也。計將安出。文

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木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下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

靜曰：今主上南巡云々

以晉陽官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

補按併誅者謂裴寂以私合官人侍淵，當同獲罪而誅，死蓋恐嚇李淵欲令決意舉事也。注誤矣。

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

補網鑑音註是年五月裴寂趣李淵起兵，淵乃使劉文靜諒為

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高之後世

郡民年二十七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怛々思亂者衆，又六月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

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進兵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

丙相表之相去聲圖讖時有李氏將興之語大使之大音

駝晉陽官監掌官禁監平聲。主上謂煬帝萬數之數上音

恐官人覺其謀故陰養士馬而不敢泄也巨鉅同探音貪取也

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







曰軍已發奈何  
世民曰右軍未  
發左軍去亦未  
遠請追之淵笑  
曰吾之成敗皆  
在爾惟爾所為  
世民乃追左軍  
還既而糧亦至  
又詔赦世充為  
庶人徙蜀未行  
獨狐脩德矯勅  
殺之按本文蓋  
直筆也

又范氏曰蕭銑  
非唐之叛臣也  
唐師伐之以百  
姓之故不忍固  
守而降然則唐  
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  
之濫刑甚矣  
又綱鑑唐遺李

王漢劉黑  
東稱

李通李降蕭兵劉  
伏子銑起黑

德新建  
世破秦梁通李  
克王王翼子

破秦定  
陽破定

世民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

走死三年僭號至是九年而亡

唐秦主世民督諸軍

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梁主沈法興走死

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後其後鐵

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

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年僭號至是四年而

亡鄭王世充自武德二年僭號至是三年而亡

未詳從去聲

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

年攝江陵至

是四年而亡

杜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伏誅

李通自隋大業十一年

僭號至是九年而亡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楚主

世民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

走死三年僭號至是九年而亡

唐秦主世民督諸軍

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梁主沈法興走死

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後其後鐵

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

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年僭號至是四年而

亡鄭王世充自武德二年僭號至是三年而亡

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

年攝江陵至

是四年而亡

杜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伏誅

李通自隋大業十一年

僭號至是九年而亡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楚主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

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捨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

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一甲衛東官置三

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

皆敗死唯梁師

高開道輔公祏

皇帝武德七年

補按高祖神堯

閩亡走

兵至昌樂劉黑

安於是太子請

行十二月建成

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幾幾可自

如拉朽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

之餘眾不滿萬

今劉黑闥散亡

功以鎮服海內

長居東宮無大

心殿下但以外

蓋天下中外歸

太子曰秦王功

目王珪魏徵說

建成擊劉黑闥

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將執黑闥降唐斬之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平之慶州屬鞏昌

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

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

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

律令



法庸田定均

都至貞觀二年  
乃亡  
補使蒙與秋菜  
相混者非矣釋  
萊禮之輕者也  
又按奠堂練醜  
禮注薦也陳也  
又按備通作庸  
曰三尺隨地所  
宜或綾或絹或  
絁或布即是之  
謂庸也  
補范氏曰自井  
田廢而貧富不  
均後世未有能  
制民之產使之  
養生送死無憾  
者也唐之法蓋  
庶幾焉  
又按黃謂釋幼  
髮黃也小謂細  
弱也丁者當也

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  
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信  
義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  
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  
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  
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  
有五口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  
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貫業分九等百  
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干商雜類無預士伍  
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庸備同調去聲下並同減十之六  
尺四十一畝減七尺三十畝十之二

太子謀世  
太子經天

當強壯之時中  
者謂上下通使  
蒙篤疾及寡妻  
妾皆以二十畝  
為世業其餘為  
口分注十分為  
率民得其八官  
得其二有六口  
則給田此皆妄  
說不可從也  
按綱目八為口  
分集覽云分扶  
問反口分田人  
八十畝

十分為率民得其八官得其二世業世守其業口分之  
音墳去聲有六口則給田調隨其所宜為調純音戶絲經  
線緯曰純三尺每口收其傭帛三尺亦隨土地所宜旬有  
之有與又通免其調或官中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  
免收其調以上之上上聲下並同九等上上中上下中  
簿籍戶籍三年一改戶口簿籍○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  
民為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  
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  
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  
吉而短世民儲嗣太子曰儲嗣  
協合也音余○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  
天見秦分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  
事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克建德報  
雙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



世民討之事平... 補按綱鑑建成... 夜召世民飲酒... 而鴆之世民暴... 心痛吐血數升... 又按傳奕奕秦... 王當有天下上... 以其狀授世民... 於是世民密奏... 建成元吉浩亂... 後宮且曰兄弟... 專欲殺臣以為... 世充建德報讎... 臣今永違君親... 亦實壯見諸賊... 於地下上驚報... 曰明當鞠問汝... 宜早參明日世... 民帥長孫無忌... 等入伏兵於玄

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 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 屈世民禮之王珪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 稱為太上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 大白經天太白金宿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 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蓋見午而被於未也... 周公之事誅兄管叔弟專欲殺兄建成弟元吉為世... 為建之為並去聲帥音率射音石尉遲姓尉音鬱敬德... 名處音杵間音潤○范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 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 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 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 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 子也則封之管蔡豈商以撥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 亦善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

龍鳳之表

武門建成元吉... 俱入參至臨湖... 殿前有變欲還... 世民追射建成... 殺之尉遲敬德... 射殺元吉上謂... 裴寂等曰不圖... 今日乃見此事... 當如之何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 元吉本不預義... 謀又無功於天... 下疾秦王功高... 望重共為奸謀... 今秦王已誅之... 陛下若委之國... 務無復事矣上... 曰此吾之夙心... 也遂立世民... 補按太宗除隋... 之亂比迹湯武... 致治之美庶成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 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 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高祖以... 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 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 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 王者不率而有害凡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幸... 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 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 豈得罪於天下者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 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 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 於死故也若必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 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 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 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學士

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熱德多矣補網鑑注番猶次也六人為一番

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叔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梅王佐才太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幾音機及也聲長音張上聲蓋音甘入聲三番番也每以六人為一

通入直更音庚圖像圖畫已上十八人形像贊讚同稱美

女官

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及同氣喋血禁庭以昭百世之譏通鑑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使參謀惟陸軍多事如縣剖決如流

莫若蕭何之識韓信房玄齡謂之識杜如晦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及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者高帝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邸時府僚多補外官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於是奏為府屬蓋非蕭何之言則高帝失於韓信非玄齡之言則秦王功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機音○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自上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申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

文正

政事

政事

唐太宗

唐太宗

七



容示之必戰虜  
既深入必有懼  
心故與戰則克  
和則固矣制股  
突厥在此一舉  
卿第觀之是日  
諷利請和詔許  
之乙酉斬白馬  
與頡利盟

補按上謂侍臣  
曰朕觀湯帝文  
辭與博亦知是  
堯舜而非桀紂  
然行事何其相  
反也魏徵對曰  
人君雖聖猶猶  
當虛己以受人  
故智者載其謀  
勇者竭其力湯  
帝恃其俊不驕  
矜自用故口誦  
堯舜之言而身

為桀紂之行曾  
不自知以至覆亡  
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屬之師也清  
絢評曰史載太  
宗事不堪溢美  
補按大室歲易  
繫辭下傳聖人  
之大室曰位此  
歲為有位之誠  
故名

補按九重者君  
之門以九重晦  
菴註開門遠郊  
門近郊門城門  
皋門庫門雉門  
應門路門  
補按綱目瑤其  
臺瓊其室者桀  
作瑤臺紂作瓊  
室又按丘其糟  
池其酒者桀作

師計深  
下分天  
道為

學士四部經書史書子書文集論去聲行○有上書請去

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

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

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

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馬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

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

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

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徒

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

去上聲下同治平聲下同斃音弊死也賈音古萃蹄

云胡商有諸不知果有此事否賈音求職也奸去聲○張

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

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播其

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其糟而池其

酒又曰勿汲汲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

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大寶箴聖人之位

八珎周禮膳夫珎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珍清

熬肝管也沒一作汶闇暗同冕旒冕十有二旒天子之服

也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

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於冕前後黈纊音偷

上聲黈黃色纊綿也以黃綿為圓用○分天下為十道因

西京雜記卷五 唐太宗



祖孝孫

判五事

置書中

下相

酒池糟隄十里  
紂為酒池回盤  
糟丘  
補按綱目貞觀  
二年四月壬寅  
朔方人梁洛殺  
梁師都以降  
補又按天少兩  
李白藥上言官  
人無用者尚多  
陰氣鬱積亦足  
致早上命簡出  
前後所出三千  
餘人  
補按玄齡明達  
史事輔以文學  
用法寬平聞人  
有善若己有之  
不以求備取人  
不以己長律人  
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

右梁梁師都自隋恭帝義寧元年僭号至是凡十一年而  
亡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案世紀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

○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祖孝孫祖姓孝孫名○貞  
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

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

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

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

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

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

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

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

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

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音息上聲駁音剝中書門下

書監官掌秘書與明史籍監○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

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積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

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

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

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時

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

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

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

將軍敕勒其先匈奴薛延陀甲統以下十五部總謂敕勒

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  
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東漢省入五原唐天寶元年復陰

本靖  
破突

補按綱目突厥  
既亡降唐者十  
萬口詔羣臣議  
區處之宜朝士  
多言顏師古請  
寘之河北分立  
酋長領其部落  
李百藥以為宜  
因其離散各置  
君長使不相臣  
屬溫彥博請集  
漢建武故事置  
於塞下使為中  
國扞蔽魏徵以  
為若留之中國  
數年之後必為  
腹心之疾西晉  
之亂前事之明  
鑑也宜縱之還  
故土彥博曰今  
以窮來歸奈何  
棄之救死亡授







補按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

音諱審也

補胡氏曰此三百九十人者其

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

何被殺者之不

幸而蒙赦者之

幸也太宗悅其

信服而忘其刑

赦之頗也清約

評曰囚如期至

虛妄耳歐陽脩

一胡越

故亦侍宴

西羌別種党音當去聲十六州名号未詳

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

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

七德通鑿注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

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

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

九功通鑿注唐初成慶善樂以兒童六十四人冠進德冠

紫袴褶長袖漆髻履履而舞後更號九功舞九功者蓋取

家期以來秋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請京師

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

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

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吐蕃貢

補網鑑註吐蕃在吐名渾西南

未嘗通中國此

通中國之始也

補按上皇在位

九年後又九年而

崩壽七十一歲

補按銀五金之

一古謂之白金

元魏宣武帝時

驪山及恒州有

銀鑛置銀官常

令揀鑄採銀之

定府

官始此

補按綱目是日

黜萬紀使還家

補按關內關中

也六率率同帥

左右羽林左右

龍武左右神武

利越謂

○八年吐蕃遣使入貢

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

○吐谷渾先是入寇

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

○十年吐谷渾遣子入

侍○治書侍御史推萬紀言宜饒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

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

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

耶黜之

○定府兵凡十道置

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

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



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

補按各當作冬連李為句唐書通鑑俱作冬

補石氏曰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補按綱目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補范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

多大儒

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外於鄉升於國而後達天子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為合京師眩曜一時而已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亦可觀矣

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每歲率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

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隸音麗屬也諸衛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更音庚下同折衝果毅通鑿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歲番十一月帥音率與直官與價真令自買馬上上聲下同番上更番宿衛給番隨遠近以空番上之制近

數之數音朔下同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

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條大

遺使徵求言奢肆思用人力言縱欲勞人言四言照小人言賤君子言五言貴異物作無益言六言不輕與賢而易棄人言七言甲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十言關中之民徭役勞弊以上皆言不如貞觀初

○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

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外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國子監即

木學已上之上上聲屯衛飛騎左右親軍便官全書註唐

善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

○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疾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交河高昌

○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

孔穎達五經正義

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外於鄉升於國而後達天子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為合京師眩曜一時而已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亦可觀矣

補按屯營飛騎十二年冬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補按百濟以百家濟因号焉新羅亦東夷都樂浪郡亦朝鮮地補按天子女曰



臣因  
烟閣

太子  
承乾  
廢人

公子、  
補按通鑑徵  
命百官赴喪  
羽葆鼓吹陪  
昭陵其妻裴  
日微平生儉  
今葬以羽儀  
其志也悉辭  
受以布車載  
而葬  
補又按反形  
具上謂侍臣  
將何以忍承  
羣臣莫敢對  
濟進曰陛下  
失為慈父太  
得盡天年則  
矣從之為庶  
補又按上曰  
若立泰則是  
子之位可經  
而得自今太

上自製神書石

鄭公鄭國公爵晉音澤廢也滅也書石釋名曰臣子追述君父功以書于石曰碑

○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

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

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

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長音張上聲孝恭太宗再從兄弟屈如字

○王日傳說未遇而高宗竇象以求之范蠡既去而勾踐

鑄像以訪之此二者唯其先後之不同而其好賢崇善之

心則一也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太宗之凌

煙閣其圖繪功臣之意是亦高宗勾踐之意欤

○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

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君集

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太子

泰太宗第三子怨望通鑿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後以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得免詳見貞觀十四年治太宗

第九 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

諫辭示起居即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

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陪所立碑

嘗薦案魏徵嘗薦君集有宰相材宜專知諸衛兵馬起居即國史院官不典曰起居郎掌錄天子

○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君新羅

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

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

泉蓋蘇文高麗君長或云泉氏蓋

○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拔遼東城

降百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

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

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上

親征  
高麗

失道藩王窺同  
者皆兩棄之傳  
諸子孫承為法  
溫公曰不以天  
下大器私所愛  
可謂能遠謀矣  
補按徵嘗薦杜  
正倫侯君集有  
宰相才至是正  
倫以罪黜君集  
謀反誅上始疑  
補遂良下如者  
又有言以下可  
一氣讀尹氏曰  
仆碑之事先儒  
論之詳矣綱目  
書之不其故  
則譏太宗為可  
知  
補按太宗紀上  
欲自征高麗遂  
良諫曰天下譬



猶一身兩京心  
腹也州縣四肢  
也四夷身外之  
物也高麗罪大  
誠當致討詎但  
命一二猛將將  
四五萬衆取之  
如反掌耳范氏  
曰太宗若從遂  
良之言雖伐而  
不克未失也  
又曰玩武不已  
困於小夷無異  
於煬帝然見危  
而思直臣知過  
而能自悔此其  
所以為賢也  
補按通鑑十一  
姓迴紇拔野古  
同羅僕骨多溫  
葛思結阿跌契  
苾跌結渾斛

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是  
行拔十城彼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  
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  
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  
定州屬河北即中中府降音項平聲下同烏骨城已上數  
城並在東夷鴨綠水出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平壤城在東  
夷高麗所都將盡之將音漿班師日班十城各号未  
詳戶口通鑑從蓋遼岩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幾音  
機少牢羊豕 ○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  
降之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  
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鍊勒  
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  
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主除光報千古刻石於靈

官已回此  
司置

房杜  
為唐  
宗臣

薛補按廟略見綱  
目漢宣帝神爵  
元年廟勝之策  
補又按混元太  
古之時元氣混  
然故曰混元上  
補玄齡之卒上  
自臨視握手與  
訣  
按徘徊不進自  
依垂沉滯之意  
補孫氏曰太宗  
以勸輔太子而  
為此詭計勸之  
機心豈不曉以  
利誘乎察立之  
際不肯盡忠雖  
勸無大臣之節  
亦太宗以利啓  
其心也  
補按上苦病增

州十一姓譜系未詳使去聲鍊勒西夷別種混元太古也  
圍皆夷狄之耻也今既皆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王矣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  
齡卒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  
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  
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  
平善歸入主為唐宗臣  
司空官梁公梁國公爵勝音升房  
杜玄齡如晦王魏王珪魏徵英衛  
萊公李勣  
衛公李靖 ○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知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  
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  
疊州屬  
○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貞觀即  
丁亥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  
改元

西示注

史略卷五

唐太宗

十四



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補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述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售音授自媒曰鳥草昧草而不齊昧而不自知言隋末之亂也角力角競勇力自知神來為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為去聲東征東方征高麗

###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

補按高宗溺愛

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

謂遂良曰無忌

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脩身治

下多其力也我死

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

勿令諛人間之

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皇右

補按綱目蕭淑

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通鑿注昭儀昭顯其儀

也八侍太宗見

重也○六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許敬宗李

才人武氏而悅

義府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

出為尼忌日上

更問外人事遂決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下言勣若以

泣后問之陰令

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薛布之

論唐中唐  
室皆中  
絕皆中  
由勣之

昭氏以  
後為武

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

唐高宗 永徽 顯慶

十五



李府中力

權數初入宮屈  
其美未幾大幸  
拜為昭儀  
補按王后蕭淑  
並囚於別院上  
常念之開行至  
其所呼之王后  
泣對曰至尊若  
念請昔使再見  
日月幸甚上曰  
朕即有處置武  
后聞之大怒遣  
久斷去手足投  
酒甕中曰今二  
姬骨醉數日而  
死又斬之右數  
見王蕭為崇如  
死時狀故多在  
浴陽不歸長安  
補按許敬宗誣  
奏章季方欲與

宗以勳為忠託孤孤幼而其木節如褚遂良與義府參知  
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哉褚遂良與義府參知  
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  
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取黔州都督參知政事官黨  
猾也思謂畏忌憎思克謂好勝陪戴宰與參預朝政狡險狡狂也  
殘害左氏傳今其言多忌克

已深怨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  
至是無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已音紹通鑑永  
徽五年由有廢立  
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素無忌第酬飲極餽拜無  
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  
因使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  
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先音霽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老子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  
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  
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鳩之  
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燭○上在位改

元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  
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改在中宮者三十  
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

諫人以為鳳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宮中  
皇后武氏一諫通鑑永淳元年上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  
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祥瑞與三皇五帝比隆

矣數年菽粟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且  
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官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  
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優容之鳳鳴朝陽山

東曰朝陽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

欲即位宗  
於後政無大小

帝稱  
天皇后  
天台

無忌謀反遂及  
此實武后使之  
補按安置猶言  
放之也置之於  
此使不得去也  
補按上嘗謂侍  
臣曰朕虛心求  
諫而竟無諫者  
何也李勣對曰  
陛下所為盡善  
羣臣無得而諫  
范氏曰甚矣李  
勣之佞也陷君  
於惡又諂以悅  
之其罪大矣輔  
小主居伊周之  
地非其任矣  
補按武后性明  
敏涉獵文史處  
事皆稱旨上每  
視事則后垂簾  
於後政無大小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



武后自稱

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且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且為皇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廬陵國在寺安廬器不得有為待尸虛位武氏贊是時幽王雖凶而太子宜曰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滅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下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婦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付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則夫武氏故荆州都督武士護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年為才人時天下歌曲名斌媚娘已成識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大史占云女主昌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

武氏自昭

穢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室毒流縉紳其禍慘矣

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尔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高宗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宗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遂自昭儀為后王蕭皆為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屬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推與人主伴人謂之二聖在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廬



所請太后可之  
上尊號曰聖神  
皇帝

補胡氏曰君子  
有言臣居尊居  
拜莽是也猶可  
言也婦居尊位  
武氏是也非帝  
之變不可言也

補史記張釋之  
傳註曰鄭云杯  
手掬之字從手  
補六尺之孤見  
論語泰伯篇

補按昌宗易之  
年少美姿容太  
平公主為之入  
侍禁中皆得幸  
於太后常傳朱  
彩衣錦繡賞賜  
不可勝紀武承  
嗣三思等皆侯

殺唐宗室

周國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周

宗室

陵王而立子曰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音武畫見之見

音現占音瞻令去聲下同武字通監左武衛將軍武連縣

公武安李君羨當王之王去聲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去

聲涉獵謂若涉水獵獸擊覽雖多不專精也稱去聲七廟太祖三昭三穆英公李敬業起兵討

之檄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

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聖稱皇帝國號

周以且為皇嗣改姓武時聖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後

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倭

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聖知人心不

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

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

殺不可勝紀用此柑制天下然有推數善用入賢才亦樂

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墨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入魏

元忠妻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師德

寬厚清慎犯而不撓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

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其面拭之而已

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

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

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聖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

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武承嗣三

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聖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

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

其門廷爭執鞭

其門廷爭執鞭

徐有功

密者給馬供食

使諸行在所農

夫獲人皆得召

見或不次除官

無實者不問於

是四方告密者

蜂起

補按酷吏索元

禮傳元禮胡人

西

史略卷五

則天武氏

十八







乾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誅之東之女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門遣多林同賊請東官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曰亂者誰邪多祿等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誅之

補又按初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

天四字年号。○胡曰武氏之禍言所未有也張柬之諸人第知及正廢去而不能以木義外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學感嗣帝一罪也我殺丰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棄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二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是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能是以不旋踵武氏肆行無所忌悼意可以為常事也惜哉長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二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為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

韋氏預聞朝政

安樂公主降墨教際

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

補按點簿記點數也

補按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不附武氏者斥之大推盡歸三思

補字彙昧音求說文以財枉法相謝也徐曰非理而求也

補墨教謂無朱印也

補按通鑑許州參軍燕象融上言皇后淫亂于預國政宗楚客因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

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簿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降墨教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餠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景龍四年而遇弒立温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

復位韋氏復之復並音伏均州屬河南反正復帝位房陵郡名即房州安樂邑屬瑯州武三思之子崇訓雙陸博戲博采



不撓楚客矯制  
撲殺之  
補按中宗崩韋  
氏秘不發喪召  
宰相入禁中徵  
諸府兵屯京城  
太平公主與上  
官昭容謀篡遣  
制立溫王重茂  
為太子  
補按綱目隆基  
微服與幽求等  
入苑中逮夜天  
星散落如雪幽  
求曰天意若此  
時不可失於是  
福順直入羽林  
營斬諸韋典兵  
者以徇曰韋后  
配殺先帝謀危  
社稷今夕當共  
誅之立相王以

上為之為去聲五人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心  
皆前平武氏亂者○通鑑神龍元年武三思與韋后日夜  
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杜穰因為畫策不若封暉等為  
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  
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柬之為漢東王恕己為南陽  
王玄暉為博陵王穰知政事二年又使鄭愔告暉等與王  
同皎嘗坐謀殺三思廢皇后之專者通謀與暉崖州司馬  
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賓州司馬玄暉白州  
司馬是秋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穰一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上怒命嚴其事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上下乃長流暉於  
橋州彥範濠州柬之瀧州恕己環州玄暉古州已而三思  
尋矯制殺之墨敕詔赦上言之上上聲撓屈也宗楚客宗  
姓楚客名馬秦客馬姓秦客名己音紀餅餅音淡  
穀食遇試通鑑中宗在位凡六年重茂中宗第四子  
睿宗皇帝名且中宗之弟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睿為帝  
崩中宗廢武氏且為帝者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  
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宗瑒姚元之為政二人協心  
謀廢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尺公請托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慶祝

宋元珠  
姚之為

安天下敢有懷  
兩端助逆黨者  
罪及三族羽林  
士皆欣然聽命  
隆基勒兵入玄  
武門諸衛兵皆  
應之斬韋后及  
安樂公主武延  
秀上官昭容  
補按睿宗因于  
無可稱者然監  
前代之禍立嗣  
以功所謂可與  
推矣  
補按綱目祝欽  
明自請作八風  
舞搖頭轉目備  
諸醜態欽明素  
以儒學著名盧  
藏用曰祝公五  
經掃地盡矣

因飲宴而舞轉目搖頭以象八方  
之風平經掃地言為平經之辱也○帝妹太平公主於誅  
二張誅韋氏時皆有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上嘗與議政  
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  
張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改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為  
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  
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二張易之昂宗勢通鑿作益易音亦說音悅處分處音杵分音墳去聲通鑿注處制也定也分所當然也景雲大極案紀一年又改延和改先元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為太子在位四十年壽七十八歲而崩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

陰聚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

西示

史各

唐玄宗開元

廿一



高力士知

王錦珠

補玄宗開元之  
初屬精政事幾  
致太平可謂盛  
矣天寶以後奸  
臣執權艷妃亂  
政至於竄身失  
國而不悔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玄宗之謂也  
補按綱目中宗  
以來貴戚爭宮  
等度僧富戶強  
丁削髮避役時  
上從姚崇之言  
沙汰僧尼萬二  
千餘人禁創寺  
鑄佛寫經百官  
之家毋許僧尼  
道士住還  
胡氏曰玄宗更  
置坊院盛選宮  
女而自教之則

誅弄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  
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使去聲將音漿建儲太子也開  
元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  
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  
品將軍者寢多官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內侍官不置  
三品官官不得  
置為三品官  
姚崇為紫微令姚崇即元之避開元尊號改名崇紫微令玄宗  
改中書省曰紫微  
省令中書省也  
二年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置左右  
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俗樂侏優雜伎左右教坊以中  
弟子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半部伎子  
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胡曰玄宗謂太常  
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監  
盛選不工以實之此則煬帝之為也  
焚珠玉錦綉於殿  
前○通鑿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右妃以

姚崇

宋璟

是以天子而典  
倡優矣而可乎  
補按綱中宗焚  
珠玉錦綉於殿  
前書法云明皇  
初政勵精誠有  
崇儉之意故綱  
目特書予之也  
補二年冬十月  
嗣謙為皇子母  
趙麗妃以倡進  
有寵故立之胡  
氏曰以天子納  
倡優又立其子  
為儲貳其製宗  
廟慢神器甚矣  
補按綱鑑註安  
於偽反積予四  
反言堆慶而不  
能理也按海時  
為紫微舍人  
補四年姚崇罷

下皆母得服珠玉錦綉其織成錦綉聽染為皂自今天下  
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違者杖一百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  
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萼相輝萼花附承花者也花萼相輝取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燕  
飲兄弟之意  
以名樓也  
○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  
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謂告十餘日政事委  
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為相何  
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  
伴食宰相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  
監謁告請休告歸齊澣紫微舍人知音智推音  
退平  
○四年姚崇罷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  
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



姚崇無居業，居岡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首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崇子彝，異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又所親信趙諷受賂事覺，崇由是請避位為環，自代。」  
補按：房杜房玄齡、杜如晦二人也。補按：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云：胡氏曰：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

崇善應變，環善守文，志操不同，然恂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佗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崇罷通鑿，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賂事覺，鞠問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與赦京城，赦時，標誨各杖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請避相，倚薦環自代。見音。  
○八年，宋璟罷。以禁惡錢，雜以鉛鐵，而盜鑄者怨嗟而罷。  
○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為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二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檢括檢校檢結，使各附籍。士著常疾，辭詔疾小瘳，三兩日不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以之名始此。勸農使官掌農田，同三品。太宗時，李勣以太子

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容。  
補網鑑註：曠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云：滿張弩，日補按：細目，峭作峭峻也。  
補按：細目，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林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曠音霍，曠張弩也。府兵法壞，張說請募兵宿衛。更。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直通鑿，注：峭，挾也。休罷。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狡數，狡術。呂曰：商鞅見孝公，初說以帝中說，以玉終說，以霸期於心，術數不過雜陳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木姦大狡之計，以取於其君也。若林甫可謂太姦木狡者矣。觀其深結宦官妃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稱旨，以至為相，此則商鞅之所不為也。而林甫為之，益可賤也。曰

西京雜記：李林甫結宦官，肥天下，峭直。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容。  
補網鑑註：曠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云：滿張弩，日補按：細目，峭作峭峻也。  
補按：細目，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林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相有祿反

補按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也初名阿睪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為守珪所愛又有史窆于者與祿山同里開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節度使官掌備邊撫綏表於本故貶子孫無或黜免安祿山案通鑑守珪使祿山討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每一爭罪應誅九齡直以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求之專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魏子曰祿山有死罪明皇不能案法行碎而以王夷甫識石勒為言是謂保養姦邪悞違忠諫安得為盛德邪營州屬遼西阿睪山突厥所謂鬪戰神者號呂角切新曰書阿皆作泐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現

千秋

石勒晉主衍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果叛據襄國曆號稱後趙卒禍晉室

居突厥中禱子軻嶮山及生有光熙穿旁野獸盡鳴竿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探虜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軻嶮山黠音轄慧也為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力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五卷上之

李林甫

補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聖人必備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盡惡雖祿山焉敢亂然祿山敗軍云以按注蘓子曰是胡氏語全文見綱鑑

漸肆奢欲林甫遂得專政通鑑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相林甫曰臣恐累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林甫疾之漸奢欲九齡力爭上不悅林甫巧伺上意且思所以傷之至是兩善嚴傑之為罪人請屬上以九齡為阿黨罷政事詳見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二十六年立忠王為太子忠王玄宗第三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下說盧當作虜漁陽縣有平虜渠即其地未詳是○天寶元年

立忠王為太子

太子為立忠王為太子

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下說盧當作虜漁陽縣有平虜渠即其地未詳是○天寶元年



以法堯舜時名  
按法堯舜時名  
年曰載  
補按唐紀初武  
惠妃薨上悼念  
不已後官數千  
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  
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心  
為女官号太真  
更為壽王娶郎  
將韋昭訓女澄  
內太真宮中太  
真肌態豐麗曉  
音律性警穎善  
兼迎上意不期  
歲龍遇如惠妃  
宮中号曰娘子  
凡儀體皆如皇  
補范氏曰明皇  
殺三子納子婦

以法堯舜時名  
按法堯舜時名  
年曰載  
補按唐紀初武  
惠妃薨上悼念  
不已後官數千  
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  
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心  
為女官号太真  
更為壽王娶郎  
將韋昭訓女澄  
內太真宮中太  
真肌態豐麗曉  
音律性警穎善  
兼迎上意不期  
歲龍遇如惠妃  
宮中号曰娘子  
凡儀體皆如皇  
補范氏曰明皇  
殺三子納子婦

以法堯舜時名  
按法堯舜時名  
年曰載  
補按唐紀初武  
惠妃薨上悼念  
不已後官數千  
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  
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心  
為女官号太真  
更為壽王娶郎  
將韋昭訓女澄  
內太真宮中太  
真肌態豐麗曉  
音律性警穎善  
兼迎上意不期  
歲龍遇如惠妃  
宮中号曰娘子  
凡儀體皆如皇  
補范氏曰明皇  
殺三子納子婦

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二年祿山入朝○三年改年曰  
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汾州號為○四載以楊太真  
為貴妃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  
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  
遂專寵蜀州屬四川今崇慶州司戶官掌佐○亦載以祿  
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為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  
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揚劍兄弟姊妹皆  
往戲水迎之劍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  
支屢奏帑藏充牣上帥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  
賜無限賜劍名國忠慶音杆戲音義從祖兄同曾祖之兄  
湯上聲藏音狀物○十載為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曰  
音及滿也帥音率

兒沈貴  
祿妃

三綱絕矣其何  
以為天下宗  
補劍音招  
補初忍去声滿  
也

補綱目命有司  
為安祿山起第  
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  
新築上命宰相  
赴之日遣諸楊  
與之遊宴

補襪姜上声襪  
補負兒衣  
補按綱目祿山  
既兼領三鎮日  
益驕恣自以義  
時不拜太子見  
上春秋高頗內  
懼又見武備墮  
死有輕中國之

補綱目命有司  
為安祿山起第  
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  
新築上命宰相  
赴之日遣諸楊  
與之遊宴

補襪姜上声襪  
補負兒衣  
補按綱目祿山  
既兼領三鎮日  
益驕恣自以義  
時不拜太子見  
上春秋高頗內  
懼又見武備墮  
死有輕中國之

補綱目命有司  
為安祿山起第  
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  
新築上命宰相  
赴之日遣諸楊  
與之遊宴

補襪姜上声襪  
補負兒衣  
補按綱目祿山  
既兼領三鎮日  
益驕恣自以義  
時不拜太子見  
上春秋高頗內  
懼又見武備墮  
死有輕中國之

補綱目命有司  
為安祿山起第  
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  
新築上命宰相  
赴之日遣諸楊  
與之遊宴

西  
庄  
八

遣諸楊與之游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  
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  
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  
以錦綉為木襪祿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歡笑問故左  
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  
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  
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  
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其下  
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  
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為安之為去聲予與同昇音  
好如字我死矣因林甫須好○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  
點檢之語而慮得罪以死

唐史宗  
十五



心嚴莊尚因為之解曰識勸之補按其下云云  
綱目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  
補共濟曰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已者罷任吉溫羅希夷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  
補按綱目揚國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

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茹賢嫉能排抑勝已性陰險人以為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禄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禄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立仗馬列馬紀以○十三載禄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禄山左僕射而歸○十四載禄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一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禄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請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禄山遂

召之禄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禄山必反上不聽補按禄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揚國忠屢言禄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  
禄山由是决意遠反上聞禄山已反乃召宰相

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草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蕃將胡人為將漢將漢人為將鞚音控馬勒奚解解音佳上聲言自解散也東京洛陽○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屬山東今德州二十四郡河  
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曾音層不料之辭○林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敬憤之氣也及王燭絕肌而死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十餘城復為齊有益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二為唱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者在天寶末禄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  
光弼之功而其質則真卿為之唱也  
○常山太守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泉卿真卿從兄  
○十五載安禄山



謀之揚國忠揚  
有得色曰今  
反者獨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  
不過旬日必傳  
首詣行在

補按景卿驢目  
罵曰汝本營州  
牧羊羯奴天子  
擢汝為三道節  
度使恩幸無比  
何負於汝而死  
我世為唐臣祿  
位皆唐有豈從  
汝反邪我為國  
討賊云云景卿師  
古五世孫也  
補按通鑑上獨  
與貴妃姊妹皇  
子妃主皇孫及  
宦官宮人出廷  
秋門至咸陽日

帝燕皇  
祿山  
大子  
祿山  
謀之揚國忠揚  
有得色曰今  
反者獨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  
不過旬日必傳  
首詣行在

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泉卿送洛

陽祿山數其反己景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

也祿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罵之比死罵不絕

口數其反己祿山有我奏汝為判官超至太守之語巴音

○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宗皇帝廟起兵於雍州討

賊真源邑屬譙郡帥音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

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

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

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揚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

諫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

得行使皇孫傲白上上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

位欲傳  
向中王猶未食  
國忠自市胡餅  
以獻于是民爭  
獻糲飯雜以麥  
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  
而盡

補范曰肅宗以  
太子討賊遂自  
稱帝此乃太子  
叛父何以討祿  
山也

補胡曰唐高祖  
睿玄之逼不見  
機故也而太宗  
明肅之惡欲速  
見小利故也父  
不父子不子豈  
非後世之大鑒  
歟

補按肅宗以國  
之元子收兵靈武

上遣冊  
皇冊  
靈武  
冊  
武  
冊  
靈  
武

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宜旨欲傳位太子至平

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歲五上乃

許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

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復音伏哥舒複姓麾下

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傲音充个聲留後官名猶留守也

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真旨欲傳位之命五上之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母祿山之亂初名璵改名亨自忠主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

與泌為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

上皇至成都遣冊寶如靈武輿音余泌音秘又音茲見○

遣使徵兵於甲統○招討節度使房琯與賊戰于陳濤邪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死

李輔國殺太子

軍士廢立何多

失德也

補按嚴壯與慶

緒謀壯與閣豎

李豬兒夜持兵

立帳外豬兒執

刀直入帳中斫

祿山腹流血數

斗遂死莊宣言

祿山疾亟慶緒

襲偽號後發喪

補按綱目秋七

月尹子奇復寇

睢陽時許叔真

在譙郡尚衡在

彭城賀蘭進明

在臨淮皆擁兵

不救城中日蹙

巡乃令南霽雲

犯圍而出告急

于臨淮進明愛

霽雲勇壯具食

延之霽雲泣曰

睢陽之人不食

回紇

兵至

大軍

入西

京

賊

睢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賊

陽

瑄用車戰大敗陳濤那地在○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

嬖妾子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

一年餘慶緒祿山子○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

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倂副元帥郭子儀將

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鼓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

大軍入西京倂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

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鳳翔府屬陝西即扶

屬河東今廣平府西京長安復音伏走音奏○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

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

守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

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

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

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寧陵

郡屬歸德茶紙茶與紙食士之食音嗣厲烈也猛

也南霽雲雷萬春皆巡將○林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舜之完廬指階而無怨斯可謂能竭其力○上

張巡守睢陽至於餓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上

皇設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

慶緒元年是歲復改載為辛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

廣深河南崔光遠河東○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

李光弼澤路王思禮○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

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仍稱大○李光

唐肅宗乾元上元廿八



李光弼無統御城久不  
下思明引大軍  
直抵城下救慶  
緒殺傷相平郭  
子儀等未及布  
傳大風忽起尺  
尺不辨兩軍大  
驚官軍潰而南  
賊潰而北

補按光弼號令  
嚴整朔方將士  
憚光弼之嚴  
補網鑑注天子  
官禁曰內  
補按綱目玄禮  
力士謀不利於  
陛下臣不敢以  
聞上泣曰聖皇  
慈仁豈容有此  
對曰上皇固無  
此意其如羣小  
何且與慶溪露

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  
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  
之明通鑿作○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上皇愛與慶官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往瞻  
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又  
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  
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眾劫  
遷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腥殺浸以成疾西內西苑內  
臨口御食音嗣○音川上樓之上上聲數○二年史朝義  
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  
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朝義思明少子朝清使人駱悅  
射音石○劉曰夫祿山思明狡黠

臨鑿光

非至尊所宜居  
上泣不應會上  
不豫輔國矯稱  
上語迎上皇  
補史思明猜忍  
好殺羣下人不  
自保朝義其長  
子也無寵愛少  
子朝清使守范  
陽常欲殺朝義  
立朝清朝義數  
進兵皆敗思明  
詬怒欲斬之朝  
義憂懼遂以兵  
入射思明殺

補按太子不可  
出后召越王係  
選官官授甲  
誅輔國元振知  
其謀密告輔國  
以兵送太子勒

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暖而及于腹矢及于臂蓋及  
于頸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有相  
摩足相踦也夫 ○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豈不暨往轡乎 行營即前九節度而光弼代子儀兼朔方節  
度故云八道行營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 ○寶應元年  
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  
朔方興平屬陝西今興平縣定國即馮翊 ○上皇崩於西內  
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 ○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  
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  
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  
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  
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  
宗皇帝登遐天子崩曰



兵收後遷於  
別殿明日上  
輔國等殺后  
係及充王間  
補按代宗平  
守成足為中  
之主然藩鎮  
梁上下陸替  
成亂階唐之  
網大壞不可  
振則肅代之  
補按綱目時  
義范陽節度  
李懷仙已請  
朝義至不得  
獨與胡騎數  
東奔欲入契  
丹懷仙遣兵  
及之朝義窮  
縊於林中懷  
取其首以獻  
補按相去今  
河

諸鎮  
自為  
黨拔  
吐蕃  
入寇  
南衛輝府  
補以薛嵩田  
嗣李懷仙為  
北諸鎮節度  
發明云謹而  
之所志唐失  
河北之始  
補胡氏曰郭  
儀之德木可  
兼任將相乃  
難又遽委用  
代宗進退子  
如待奴隸子  
無纖芥胸中  
聞君命不俟  
而行蹈危履  
死生以之忠  
精誠度量宏  
真可以為人  
之師表矣  
補按已音紀  
按書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成  
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王适為  
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田悅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  
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賜姓名  
李寶臣薛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田承嗣鎮魏博德滄  
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  
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兩京長安洛陽雍  
軍常山號為成德軍節度鎮恒趙深定易等州相衛邢洛  
目磁六州屬河東衛今衛輝府刑音形今順德府洛音名  
今成州貝布蓋切今恩州磁音茲魏屬河東即魏郡博屬  
山東今博興德屬山東滄屬河東瀛屬河東即河間盧龍  
幽州號虜龍節度鎮幽涿營莫平薊媯檀等州冀希也望  
也朔北也諸鎮通鑿注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  
之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胙髀  
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

流宦  
先者  
振

南衛輝府  
補以薛嵩田  
嗣李懷仙為  
北諸鎮節度  
發明云謹而  
之所志唐失  
河北之始  
補胡氏曰郭  
儀之德木可  
兼任將相乃  
難又遽委用  
代宗進退子  
如待奴隸子  
無纖芥胸中  
聞君命不俟  
而行蹈危履  
死生以之忠  
精誠度量宏  
真可以為人  
之師表矣  
補按已音紀  
按書

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  
遁去○二年流宦者程元振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  
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元  
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漆州切齒  
元振漆州 ○臨淮主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上撫  
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大將  
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  
王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  
自知自掌其鎮之事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王為平 ○叛將  
盧節度使後凡領詔因以領鎮因授之皆倣此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  
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



幽州將李懷

法云書正已何  
譏也親逐節度  
而使為留後且  
賜之名不振甚  
請按綱目諸將  
請選鐵騎五百  
衛從子儀曰此  
適足為害耳郭  
肅扣馬諫曰大  
人國之元帥奈  
何以身為虜餌  
子儀曰今戰則  
父子俱死而國  
家危往以至誠  
與之言或幸而  
見從則四海之  
福也不然則身  
沒而家全以觀  
擊其手曰去遂  
與數騎出  
按郭肅子儀子  
也

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  
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  
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  
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  
約而還吐蕃聞之夜追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僕固覆  
名○初為朔方節度使曾與李光弼復東京平河地侍巧  
驕蹇遂內樹甲帥外交回紇而叛涇陽縣屬安西三虜回  
紇吐蕃長音張上聲下同遣人牙將李光瓚使去聲下同  
呼去聲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号曰令公藥葛羅回紇  
帥曹音宙塊整○通鑑子儀讓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  
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助叛臣  
何其冒也今吾挺身聽汝殺我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  
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拍館天下無主是以敢來吾為懷恩  
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遂與師衆攻吐蕃大破之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  
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幽州即羆龍節度使李懷仙所鎮  
○大曆五

諫官朝恩

補按元載與甫  
溫周皓密謀誅  
朝恩既定計自  
上上曰善因之  
勿反受禍上以  
寒食宴近於禁  
中宴罷朝恩將  
出上責其異因  
皓與左右繼殺  
之以尸還其家  
賜錢以葬

將置布殺龍

補按元載既  
誅魚恩上寵任  
益厚載遂志氣  
驕溢自謂有文  
武才略弄權舞  
智政以賄成載  
有文人來求官  
但贈河北一書  
而遺之丈人不  
悅行至幽州私  
焚書視之無一

年。誅官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之  
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為天下觀軍  
容宜慰處置使專禁兵勢傾朝野大曆初判國子監升  
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璿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  
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改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  
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朝音

川之敗事在肅宗乾元二年處音杵鼎覆餗餗音速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鼎實也謂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  
用非其人至於覆餗乃不勝其任可善愧也載如字間如字  
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將孔目官李懷○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

弟滔領鎮而入朝九案通鑿○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

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胡椒味辛性溫狀如



清揚

言惟署名而已  
丈人不得已試  
謂判官聞有載  
書大驚立曰節  
度使遣大校以  
箱受書館之上  
舍贈絹千匹其  
威權動人如此  
補按驕從謂車  
馬及諫卒也  
補按代宗優寵  
宦官委使四方  
者還問所得頗  
少則以為輕我  
命由是中使所  
至公求賂遺重  
載而歸上素知  
其弊遣中使邵  
光超賜希烈旌  
節希烈贈之僕  
馬及繡七百匹  
上怒杖光超而

鼠李生西戎及南海諸國可○以揚綰常表同平章事綰  
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歲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  
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  
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綰之速也音墳  
去聲省音生上聲○范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揚綰  
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个君正已以先海  
內乎是以先王必正其身而天下自洽孟子曰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國定矣此  
之謂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  
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節度使○上在位十八年改元  
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崩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廣德即位二十年  
改元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是即位常表以欺罔

崔祐甫除

流之於是中使  
之未歸者皆濯  
意所得於山谷  
雖與之莫敢  
受

論人新親

補按德宗猜忌  
刻薄以強明自  
任則見屈於正  
論而忘受欺於  
奸諛用盧杞趙  
璣以至於敗小  
人之能亂國也  
如此

補范氏曰德宗  
矯代宗之失而  
深懲宦官之蠹  
豈不明哉然其  
終也惟宦者之  
從至委禁兵其  
為害又甚於代  
宗矣  
補綱目八月以

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叔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  
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人  
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案是時郭

雖以軍功為相不預朝政獨居政事代二人置名奏賜  
中書舍人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  
問卿言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遂貶裴為  
朝州刺史為去聲下同音庵曉也行去聲○司馬溫公  
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未必賢  
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  
公矣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淄青李正己  
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

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  
士因以賜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淄州屬

川郡青九州之一今屬○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  
山東即北海郡勞去聲○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  
薦揚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

西

史

唐德宗

建中

三十一



作兩

揚炎為蘇同平章

品次但多以行實司馬官案佐郡即

○建中元年始作兩稅

事祐甫薦炎發蒸

通判也案揚炎時為道州司馬

○建中元年始作兩稅

上素聞其名故自

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道州司馬用之琳

玄宗之末版籍寢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

粗率喜談謔無他

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揚炎建議先計州縣

長與張涉善涉

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

稱其才可大用

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

無不駭愕既而

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祐甫病不視事

兩稅夏稅秋稅至德肅宗年号趣音促薄見切常準則

補按而稅法謂

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真主客元居

夏輸無過六月

為主寄居為密見音現差楚耳切等也在所云謂故所

秋輸無過十一月

賣去處納稅如賦數也雜徭徭賦也謂穀絹布帛繒產所

月置兩稅使以

出不也○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

總之

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益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補范氏曰德宗

也○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

之政名廉而實

為去處納稅如賦數也雜徭徭賦也謂穀絹布帛繒產所

貪故其令殆戒

出也○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

而終感蓋禁暴

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益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之法雖具而誅

也○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

求之意常出於法

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益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外天下之吏奉

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益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史劉

意而不奉法逆

事充使通漕運斡益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

功是以法雖存

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揚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

而常為無用之

希炎告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忠州屬川南治平聲度支

文也

○二年成

補發明云凡與

德李寶臣卒子惟嶽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揚

利之臣深有所得

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

其死者以劉晏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之善理財濟唐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中興亦且不保

極不臣而廢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

其然則餘可知

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

矣然是時揚炎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誣証其罪而德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宗又密遣中使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斃之政刑若此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君臣俱任其責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補按綱目郭子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儀每見賓客姬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妾不離側把常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往問候子儀悉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屏侍妾獨隱几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待之或問其故子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藍面 鬼色 尚父 郭子 儀卒

票

格

唐德宗

三十一



儀曰把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把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補按通鑑皆頭

補按綱目額作

以應也

補胡氏口功蓋

天下而主不疑

位極人臣而衆

不疾此漢唐以

來將相所難者

子儀以河道而

能然史又於子

儀窮奢極欲是

小人也富貴之

為也嘗謂子儀

之賢而有定裁

補便蒙陌通作

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尚父德宗即位之初詔尊郭子儀

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

是凡二十四考七督姓名皆未詳額當作額五感城頭

也八十三通鑑三作五○平盧李正己卒子納自領鎮朱滔田悅王武

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稱王朱滔稱冀王田

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仍唐年號如昔諸侯奉周正朔有

不約約衆共伐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統寡人所居

堂曰殿外分曰令群下上書曰機妻曰好長子曰世子各

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

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

庫不支數月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稅間架除陌

錢等法兩河河南河北括檢也○通鑑韓都賈陳京建議

軍增諸道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

下百乃謂增諸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下斗價皆增百錢

稅間架進貢奏每屋兩架為間每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

千下稅五百陌錢法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

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范曰德宗有平一海內

之志而求欲速之巧不勞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

征橫斂以繼之民怨兵怨激而成禍自古不固邦本○李

希烈寇襄城詔裴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將兵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亂

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

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

僭號太秦皇帝先是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

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

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

解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

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各杞上不得

朱泚 僭號 大秦 奉天 李懷光 難波

百謂百錢也蓋買賣者各每婦算五十錢則官除留百錢也故謂之除陌錢補按朱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忘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豈殺我衆爭前殺之

希烈寇襄城詔裴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太秦皇帝先是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各杞上不得



補按綱目陸贄言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勅與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及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此文示贄贄言勸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補又按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

已遠貶之襄城縣屬汝州涇州屬陝西即安字郡原州屬虜糲食音嗣奉夫郡屬陝西今乾州晟音盛接音院濁音虜姓也音絨見音現上表之上上聲遠貶賜為新州司馬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已音紀上上聲謝罪是年王武俊等皆去王武俊  
○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去其榜大盈庫以貯諸道貢獻之物行榜在奉天去上聲李懷光及上奔梁州反以赴援有功及  
○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緒悅姪○李晟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復音伏將梁庭芬露布直書克復之事於鳥窠於漆竿露布不封以示中外為

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補按顏真卿既至詐欲宣詔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遂留不遣他日與四使宴四使曰都統將祿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真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欲斃之真卿怡然見希

去聲下  
○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將音漿下同○貞元元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置音島度也○案杞先與新州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素高不可遂以杞為澧州別駕而卒○幽州朱滔卒○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河中府屬山西即河東郡○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二年張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



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希烈乃謝之希烈遣中使殺真卿曰有敕令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殺邪遂縊殺之補按綱目初李晟成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逐之晟遂與延賞有隙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難問之言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墮表

吐蕃劫盟城走免吐蕃畏晟燧城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燧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城而止音州屬甘肅堡音保寨也數燧而執燧則燧必得罪 ○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後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從音促平聲建中奪奉天八年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十年陸贄罷 ○十年陸贄罷論裴延齡姦邪之 ○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為諫議

陽城下書考

請為僧不許韓混素與晟善上命混論前使與延賞相引延賞請晟筆謝厚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日前數罪惡今又薦可相他日延賞諍問如初則曷若守初議之為正歟補按陽城夏縣人以為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

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音 陽城平聲猶切也盡言以前直諫為讐言之夏縣屬解州音朝脫小學注倘若也白麻寫詔敕紙儒林傳蔡倫用木屑麻頭弊布為紙壞音怪沮慈呂切國子司業官掌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道州屬湖南治平聲下同撫字心勞字愛也謂愛養百姓考下下考核實也謂若考實其功則當下 ○十四年淮西吳少誠叛 ○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改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

吳少誠叛

夫諫官紛々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

示注



韓愈作論議之及誓等坐舉上怒未解中外揣恐無敢救者城即帥王仲舒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誓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宮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等萬福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建中即位二年庚申改元○胡曰德宗有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爽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唯喜怒在己故忠賢者則惡之惡之則其母之驕子若守門之木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賢矣

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

補書法云朝臣皆黨於文無能言者韋以四川遠鎮獨表請焉唐之不危幸矣

音五閏月矣任叔文等用事任音五陸贄陽城赴京未至卒贄音五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補按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是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憲宗皇帝初名淳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官者慮恐殺壽十歲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

補綱目上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救為姑息不生除節師存物故者遣中使

任叔文任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貶任開州司馬叔文刺史韓曄曄州刺史柳宗元柳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韋執誼潭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餘未有考

命批揚反劉

和元年西川節度使劉闢及同平章事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西川縣名○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

高崇文

馬使所斬為姓名未詳○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及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

京師斬之鎮海執州號為鎮海節度使錡音奇兵

○三年沙



沙陀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補按吉甫謂中書令裴瑒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深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

陀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來降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沙陀朱邪盡忠出中突厥後自号大磧也在金沙山南蒲類海之東鶻音龜个聲本一作純德宗時請改曰鶻鶻鷲鳥也取其奮揚之義○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瑒李藩李絳皆賢相瑒嘗為李吉甫疏个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瑒器局峻整人人不敢干以私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救瑒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等皆謹謹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瑒音忌疏去聲批之直於黃紙後批寫不可更音庚素紙

田興

賜與

吳元

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胡氏曰知人之明雖在裴瑒得人之譽乃顯吉甫又曰裴瑒賞論事諫官喜批救給事此宰相所難能觀增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其方寸不為利回小為義矣補丁南湖曰田弘正者季安之同宗藩鎮之賢傑憲宗時賜此名所以褒其歸命為諸藩勸也弘正欲變山東乘襲舊風志令子

謂別用白紙書之連粘救後鯁音梗逢迎君意未萌而先意導之曰逢迎直絳以絳言為直易音異纒直也○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賜與名弘正奉貢初魏博節度使田季決於家僮眾皆忿怒推興為留後興度不允乃謂眾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眾曰諾六州魏博節度使所統州名未詳復音福○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繼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

唐憲宗

唐憲宗

唐憲宗

唐憲宗



李愬元外

姓，暹朝廷中興功臣之魁碩矣。補授綱目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鄭繼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為殿。又按或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

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佗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不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下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擄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用度支使皇甫鎛、鹽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彰義淮西號彰義軍，亡命逃亡之人也。東畿京畿之東十六道，竿蹄所載抵河東魏博外。

迎骨至京師

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十二道所添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刺音次射音石。唐鄧二州皆屬河南。唐即豫州，蔡州屬河南，即汝南牙城。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度音餘賦外之餘物。○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

史。佛者夷狄之上表。上聲。潮州屬廣東。○案愈表其略曰：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凶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久。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及禍，由此觀之，不長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陛下，容接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眾，況其身死枯朽之骨，豈宜入官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通鑑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唯罕有，獨愈思其蠢財，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木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

補網鑑穆宗長慶三年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補通鑑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補書法云：終綱目書迎佛骨二

唐憲宗



而凶穢之禍無不立見者事佛求福及更得禍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

○平盧將執斬李師道將節度使田弘正下都知兵馬使劉

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官闈二好進奉

○十五年上

補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官闈二好進奉

元和太子立是為穆宗皇帝元和即位二年改元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

補按穆宗崇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補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李德裕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切



斷受制家奴雖  
有好賢之心文  
雅之美皆不足  
稱也

聲劉黃對黃時應賢良方正之舉其策略曰陛下將杜其  
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  
守其官奈何以棄近極大政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持廢立之權先君不得正其

極言其禍其略  
曰陛下宜先憂  
者官闡將變社  
稷將危天下將  
傾海內將亂又  
曰忠賢無腹心  
之寄閣寺持廢  
立之權閣寺特  
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  
始云々

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棄  
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奉典護  
承不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數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命之寵哉  
范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言劉黃布衣無一  
命之寵而懷忠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  
愧哉黃音墳中去聲物論衆論也論  
去聲置音教顏厚羞愧也上聲 ○太和五年上與同

立之權閣寺特  
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  
始云々

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貶死初文宗與申錫  
京兆尹王璠泄其謀王守澄等知之令人誣告申錫  
謀廢立上信之遂聚申錫開州司馬竟卒於貶所 ○九

補按通鑑申錫  
引王璠為京兆  
尹以密告諭之  
璠泄其謀云云  
補按綱目初宋  
申錫獲罪宦官

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  
引訓本名仲言又為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 個儻

益橫上外難包  
容內不能堪  
補按綱鑑上之  
立也仇士良有  
功王守澄抑之  
由是有隙訓注  
為上謀進擢士  
良以分守澄之  
權

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  
己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  
鳳翔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

補又按訓注為  
上畫太平之策  
以為當先除宦  
官次復河湟次  
清河次開陳方  
略如指諸掌上  
以為信寵任日  
隆連逐三相威  
震天下於是平  
生絲恩髮怨無  
不報者

除守澄遣中使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入  
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

補通鑑每延英  
議事士良等動

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誅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  
甘露宰相帥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

補通鑑每延英  
議事士良等動

陽言非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  
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生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

補通鑑每延英  
議事士良等動

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  
金吾吏卒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奭等誣以謀反腰斬之



於事天下引訓注折宰相

訓之謀惟元與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為鳳

稍屈縉紳賴之

翔監軍官者所殺音紀中使李好古至鎮鳳翔令去聲

憤宦官之弒逆

有變生呼去聲上殿之上上聲神策兵德宗時分左右羽

而欲除之當擇

長時涯等既死訓奔鳳翔為華屋將禽殺之鳳翔監軍官

賢相而任之用

者張仲青○開成三年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度自憲宗時

未有不善及國

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牛橋等別墅之勝

家者也

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入輔政至上之世

補按綱目裴度

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

表問其家得半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

為憂言不及私

子儀者二十餘年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國公爵治平

度身貌不踰中

聲別墅在東都四朝憲宗穆宗敬宗不

人而威望遠達

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官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

遂即位

○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

補胡氏曰文宗

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未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

有美質而無聖

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

學故於始終太

如也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穎王立是為

節憤憤焉不然

武宗皇帝去上聲寺音嗣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

當疾病之時自

武宗皇帝於其內也近臣學士周墀家奴墀家奴謂宦者大和即

執面命太子臨

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

見群臣仇士良

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瀍為

輩雖欲移易亦

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

安得而移易哉

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

補按武宗英敏

特達委任李德

裕而澤路平三

鎮不敢有異志

享國不永功業

未究惜哉

補丘文莊曰維

州悉阻謀之事



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是非也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阻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置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昭之禍患且又不起邊釁

補案綱鑑德裕云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  
甫恨之構貶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  
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保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

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罷教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

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入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  
但謀加褒贈宦者仇士良為立為不之為並去聲已音紀  
宗閔痛詆嘗路指陳時政無所避吉甫時居相位惡之詆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久之不調遂與為構  
閱穆宗長慶元年錢徽典貢舉宗閔時為中書舍人而詆  
宗親於徽德裕遂自徽納于巧取士帝乃貶徽江州刺史  
宗閔劍州刺史更音庚軋音曷个聲傾陷也遂相宗閔先得  
為相出之德裕出為鄭滑節度使籌邊樓在成都州治南語  
國在南夷召如字訪問也易音異但音丹个聲維州屬中  
川今威州○時僧孺居中用事欲沮德裕故反維州及  
悉怛謀於吐蕃尋罷通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  
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覓絕來降非計也文宗悔之尤僧孺  
失策僧孺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亦罷德裕既相謝  
文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曰衆  
以給事中楊虞卿為黨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然之  
宗閔曰德裕居外知黨不如臣之謀虞卿日見賓客於第  
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  
官而何宗閔沮不得對我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又罷李

票 廿八 史略卷五 唐武宗 四三



移則天下何憂  
不理哉  
補丁南湖曰武  
宗之能任德裕  
猶憲宗之能任  
裴度德裕之能  
薦李回猶裴度  
之能容李愬此  
澤潞之功所以  
克齊乎淮蔡之  
功也然澤潞之  
功易不若淮蔡  
之功難者何哉  
元和之時藩鎮  
之積禍方醜會  
昌之日憲宗之  
餘烈猶存也  
補左僖五年傳  
官之奇引諺曰  
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  
補德裕曰縱其

訓鄭注用事疾德裕共嘗短之復召宗問乃罷德裕  
麟排也援音院去上聲下同褒贈詔追贈但謀右衛將軍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姪稹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  
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  
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何  
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稹無能為  
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  
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  
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河東都將楊弁作亂  
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  
中太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詰之辭屈奏微賊決不可恕如

尼寺吸  
俗勒僧仙  
官士前  
爵良仇

有十五里光明  
甲必須殺此賊  
因素并微賊  
補按光明甲蓋  
謂明光甲北史  
蔡祐傳祐著明  
光鐵甲所向無  
敵唐六典所  
載有鎧子甲  
明光甲等十三  
制  
補按唐書楊弁  
作亂節度使李  
石奔汾州  
補按初宦官有  
於士良宿惡於  
其家得兵仗教  
千放前官爵籍  
家贊  
補發明云武宗  
惑於方士而廢  
付浮屠宣宗繼

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  
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慶  
潞人殺稹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  
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昭義節度澤潞路為昭義節  
度澤潞路音路二州皆屬中  
節度勿為之為去聲輔車輔車輔詩傳曰輔於輻以  
輔車也逐節度使姓名未詳令去聲發如字潞人郭誼循  
州屬廣東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劉從諫个朝僧孺宗閔  
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綬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德裕乃言  
於上而  
○削宦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仕  
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  
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  
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



之甫誅趙歸真等節詔度僧尼皆不顧理之是

否惟務相反而已補按宣宗精於聰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補按綱鑑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補綱目云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民物故大小之政託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德裕罷

上崩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日會昌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會昌即位一年改元

宣宗皇帝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宦官立忱為皇太叔嗣位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歲而崩

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

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隱德焉尋即位太和元年

官官馬元贊更音 ○李德裕罷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更勾當並去聲

敗至崖州司戶以死罷惡其專政日久北遷僧孺自循州司馬故曰北遷三敗初敗東都留守再敗潮州 ○令狐綯同平章事先是綯為學士上嘗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

草澳分纂

補按通鑑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鬚鬢鴛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補按綱目上嘗以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

上威臨視可仰

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為邊帥果稱其任上聰察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

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入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

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

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入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

從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

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



水司南  
火知北

補按頗牧廉頗李牧皆戰國末趙之良將也補通鑑上曰朕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云云補丁南湖曰德裕者拙筠之孫吉甫之子也其功烈顯赫過於祖父遠矣其節操比之乃祖則不足比之乃

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内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絢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絢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去聲絢音桃誠音咸頗牧廉頗李牧稱任稱去聲補鑿除誠為邠寧節度使招論党項皆降強平聲令平聲澳音郁處音杵分音墳去聲出者鄧州刺史薛弘宗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刺史于延陵階前萬里謂天下州郡政俗異同儉在方策閱卷一覽無所不及故曰階前則萬里也杭州屬江浙興去聲括物與詞曰興廢格格止也史記義縱傳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重平聲負朕音恩恩德曰負延英殿名屏音丙斷音端去聲惡音烏去聲如水

浙東  
賊起

亂  
亂

父則有餘使其不溺於朋黨則近配裴郭而遠追姚宋粹乎唐室之真才也補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補瓊山曰唐末之亂始此補按綱鑑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後分八百人別成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戌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勤等用事以軍怒

○太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火謂其相刻而不相生也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大中即位二十一年改元懿宗皇帝名淮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初名泗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官者之更名淮官者王宗實更音唐淮音催上聲○浙東賊裘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裘姓也本姓仇○九年徐州賊龐勳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救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勳為糧料判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助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播州在南夷邕州屬廣西泗州屬淮西即臨淮郡桂州屬廣西今靜江府推音退平聲殺節度使霍彥曾赤心盡忠



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成一年彦曾從之成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信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勳為主

補按綱目僖宗氏注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怨盜起不可復支矣

補按綱目乾符元年是歲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

補范氏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賊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

應黃巢起王仙芝

孫執宜子也大同軍今為府屬山西○咸通十四年上崩即位十五年改元者一子晉王立是為僖宗皇帝咸通即位二十年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少子為宦官所立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

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鄆郢鄂州陷安州郢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

於申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

亦南渡陷洪夏吉饒信郢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

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

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

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

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

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

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

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

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招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哀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旦朝廷赦其罪以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官

黃巢大齊皇帝

補按綱目達且

補按綱目達且

補按綱目中

李用長破安



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省者對曰在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師于何地乎上皆戮之

室而道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為宦官為去聲宦官劉文泱也濮州屬山東王仙芝起通鑿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曹州屬山東冤句句音蜀販音翻去聲賤買貴賈日販數萬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汝州屬河南鄆州屬湖廣即江夏郡安州屬四州申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梅縣屬蘄州汴音鎮平聲州屬山東即瑯琊郡宋州屬河南即睢陽郡汴州屬河南今汴梁府洪慶吉饒信五州屬江西洪即豫章度今贛州府屬湖廣即長沙郡潁州屬河南潁音齊州屬北平李振武李國昌府為振武節度使其子克用冠音貫雲州屬北平忻州屬山西討敗之敗音拜支音奏達且五代史作韃靼音怛且夷狄別種名克用父子逃入其地鴉軍軍中號克用為李鴉兒以其軍皆服黑也復長之復音伏降之宗權降於黃巢築如○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護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

朱全忠

克用

長安

王重

鳳翔

長安

詠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弁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

補丁南湖曰予觀克用功臣也全忠降賊也謀害功臣則克用之訟大有理矣奈何僖宗孱弱乃致克用之怨不伸而全忠之不平鼓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鎭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同州屬陝西即馮翊郡華去聲州屬陝西宣武節度使汴州號為宣武節度使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維音墜繩懸而下拒音厄把也治平聲○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者甲令孜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己出河中王重榮前作亂自立令孜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煜為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煜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



惡愈肆此唐祚之所以日促也

補范氏曰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此為天下而宦者以私己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補按振已隆之緒於是可見其難矣中外忻々人心亦歸焉已

有其志而猶己墜之緒不能振故人主每謹其初要其終為子孫貽計不然則不及者少矣

昭宗皇帝昭宗皇帝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信宗崩宦者楊復恭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六名傑信宗之弟也信宗大漸宦者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晔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信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

復恭更音庚晔案信宗臨崩遺制更德名晔明年改元龍紀復更名晔復音伏○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也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个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个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為

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日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蜂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昭宗皇帝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信宗崩宦者楊復恭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六名傑信宗之弟也信宗大漸宦者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晔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信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

王重榮節度使王重榮節度使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信宗崩宦者楊復恭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六自專安邑解縣鹽池宋政須

昭宗皇帝昭宗皇帝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信宗崩宦者楊復恭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六名傑信宗之弟也信宗大漸宦者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晔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信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

宗大漸宦者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晔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信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

馬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

兵馬使朝廷命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越州屬浙東即會稽郡○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

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莖貴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宰相韋昭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

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

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又聞朱全忠營洛

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還長安先是嘗令諸王將兵

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

於已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

補忻忻喜斤反喜也

補按天下分合之機其不可不審也王室衰而天下分其未衰則皆循法受制為良節度使使則已矣不然則謹守之不暇盛衰之殊所以分合也歟



劉述幽於少陽院

朱全忠盡殺官

曰凡門第高可畏不足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德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寡加勤行空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述圍殺諸主十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上復位官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官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官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三十人備洒掃官官自文宗已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日被誅殺遣援遺兵救援令去聲已音紀十一人通儀將指揮使孫德昭復位之復音伏去上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以其策立天子之初故稱國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天子取人故曰門生○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闡闕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宦者最名驕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也太宗監前世

全忠進爵梁王

師朱全忠守大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待中補按綱鑑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上至萃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露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

之弊深抑官官明皇始墮舊章使高力士省決章奏進中退將相自此威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奮謀參謀不復能制代宗踐祚仍遵覆轍遺棄勛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官官稍絀而返忌諸將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宣懿倍昭六帝皆為官官既立勢益驕橫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官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哉全忠由東平主進爵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弑之去聲復音伏下同將音漿遣人李振○上自即位非不夢想賢豪卒不用之



至陝全忠來朝  
上延入寢室見  
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  
身全忠矣

補統牙山即統  
真山在山西大  
同府城東北統  
真胡語猶漢言  
千里其山積雪  
春夏不消故云  
補按綱目全忠

與玄暉及朱友  
恭氏叔琮等因  
之玄暉選牙官  
史太等百人夜  
叩宮門殺宮人  
裴貞一帝在掖  
殿方醉遽起單  
衣繞柱走太追  
弒之昭儀李漸  
崇以身蔽帝呼

全忠為相  
錫加

嘗有朝士鄭縻好恢諧多為歌後詩嘲時事上意其有所  
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告不信已而賀客至縻搔首  
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縻音啓歌後詩作詩為  
○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太順景福乾寧光

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龍紀即位二年改元  
哀皇帝昭宣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弒昭宗而立之在位  
三年全忠廢為濟陰王復弒之壽十七歲諡曰哀帝初名祚昭宗有廢

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  
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

自高祖至是下世凡百九十年更音庚九人名字未詳○司  
掃除亂畧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充武周剪黑闥夷蕭

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極民水火之中措之社席之  
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關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三代以還

曰寧殺我曹勿  
殺大家太亦殺  
之玄暉矯詔稱  
貞一漸崇弒逆

太子更名祝於  
樞前即位時年  
十三官中恐懼  
不敢出聲哭全

忠聞之陽驚哭  
自投于池曰奴  
輩負我令我受  
惡名於萬代至

東都伏梓宮慟  
哭殺友恭叔琮  
友恭臨刑大呼  
曰賣我以塞天

下之謗如鬼神  
何全忠遂辭赴  
鎮

西示主

未之有也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下斷喪唐室屠  
害宗支中宗久懼憂辱備嘗險阻且得志荒淫不悛業

士之墻窳可朽也睿宗暨前世之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  
明皇再清內難四夷賓服浸淫乎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

降自以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一旦變生所  
忽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息夫肅宗以國元子收兵

靈武反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前除中醜使河南北復為  
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  
燭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因  
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

有撥亂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  
然尚賴陸贄渾瑊盡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逮其  
晚節偷懦之政甚矣順宗不幸嬰疾委政家嗣賢弟憲宗  
聰明果決選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質效地稽顙入朝  
百年之憂一日廓然也惜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援  
任非材為謀不臧自貶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  
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  
究惜哉宣宗盡心民事精勤治道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  
歟懿宗驕奢賊虐民怨神怒李氏之心於茲決矣唐自至  
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糜粥養之猶

唐哀帝

五十一



兵志張王室而  
性失下急不審  
事室是以三命  
出師不惟無功  
益以長亂雖唐  
亡已決亦其處  
之不善祇以速  
之也  
補按綱目全忠  
使蔣玄暉邀德  
王裕等九人置  
酒九曲池悉繼  
殺之投尸池中  
皆昭宗之子也

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哉及僖昭嗣位天祿已  
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雖救之其將能乎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